

言行龜鑑

欽定四庫全書

言行龜鑑卷六

元張光祖撰

政事門

王公溥事周祖為秘書郎置幕府從者否溥曰使松有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契丹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松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趙韓王為相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

不可測一日大雪向夜叩趙普門普亟出惶懼迎拜從容問曰夜久甚寒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太祖既得天下召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

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
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如何普曰鎮節太重君弱臣
強而已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
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上因晚朝與故人
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
為富貴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汝
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重為子孫久遠之業多置
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

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
就第賜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 趙韓王事太祖時
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曰
刑以懲罪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
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
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普
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

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寤用之後果稱職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呂文穆公為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

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張文定公齊賢為相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更相訴訟更十餘斷不能服公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

呂正惠公端居相位會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上崩太后使繼

恩召端端知有變鏢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
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
太子立之 真宗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呂端於殿下平
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錢宣靖公若水為樞密副使時李繼隆與運使盧之翰
有隙欲陷之罪遂奏轉運使乏軍糧太宗怒立召中使
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等三人首公

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
二府皆罷公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
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暮為樞密副使朕以爾為賢乃不才如是
耶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
慮不避死亡今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
雖有罪天下何由而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
意解如若水議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遼入塞事

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口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忌猜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

王文正公為相時宮禁火災真宗驚惶語王旦曰兩朝

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耳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免死幾百輩 文正公

以上官泌知河陽諸公白公泌欲轉運使會京東有關諸
公曰可差上官泌公不答因奏對言泌向日議差河陽
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使闕更稟上旨上閱泌
歷任日與轉運使諸公歸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王
文正公為相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
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
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
體王文正公再泣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

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修補之如數
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為代
覩之歎曰王宜為宰相我之量不及也蓋陳以昔時之
嫌意謂公必反其故發其隱也 王文正公為相時寇

準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服簪花走馬
或奏寇準有叛心真宗怒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
反耶旦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騷耳可劓與寇準
知上意亦解 文正公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

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
溫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
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
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
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王文正公以病求罷入見滋
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

子拜公公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
十餘人後皆為名臣

李文靖公為相真宗雅敬之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
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梅詢曾
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李文靖公每言丁晉公小人
之才不可用寇萊公始與晉公善薦於文靖屢矣而終
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
不用豈其才不足耶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先識龜山語錄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上曰善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向文簡公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歸在官一無所

須以廉清聞

張忠定公自蜀還詔以牛冕代公公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慶公知民信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遂大治 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